

后
宫

如懿传

肆

流潋紫——著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
订
版



后宫

如懿传

肆

流潋紫——著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萤相皎洁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订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如懿传.4/流潋紫著.—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3634-6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0599号

策划编辑 胡玉萍
责任编辑 涂浚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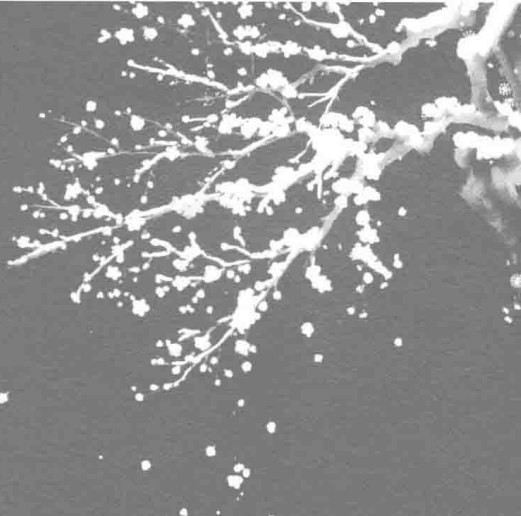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4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34-6
定 价 6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当我终于明白，

人世间的男欢女爱、荣华权势终究不过浮华浪荡一场，
生命的最末，

到底是无尘无埃的明镜台时，

我的人生，已经完结了。



作者简介

流潋紫，本名吴雪岚。浙江湖州人，198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5年末开始从事业余写作，陆续在各大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自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后宫·甄嬛传》，同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新丽文库

NEW LI LITERATURE

/胡玉萍/
ANAN studio

特邀编辑::钱晴怡
手绘插图::钱一好

试读结束：需要全文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第一章	凤位	001	第十七章	女哀	202
第二章	鸳盟	015	第十八章	醉梦	214
第三章	穿耳	026	第十九章	烈火	226
第四章	母家	038	第二十章	自保	240
第五章	惊孕	050	第二十一章	进退	251
第六章	螽斯	061	第二十二章	昆艳	263
第七章	嫵舞	071	第二十三章	秋扇	273
第八章	红艳凝香	083	第二十四章	皇子	285
第九章	旋波	098	第二十五章	茶心	297
第十章	玫瑰(上)	112	第二十六章	黄鹄歌	311
第十一章	玫瑰(下)	124	第二十七章	伤情薄	322
第十二章	初老	138	第二十八章	西风凉	334
第十三章	见喜	151	第二十九章	萧墙恨(上)	344
第十四章	欢爱	163	第三十章	萧墙恨(下)	354
第十五章	得意	178			
第十六章	端淑	190			

立后的典礼一切皆有成例，由礼部和内务府全权主持。繁文缛节自然无须如懿过问，她忽然松了一口气，仿佛回到了初嫁的时候，由着旁人一一安排，她只需安安心心等着披上嫁衣便是。如今也是，只像一个木偶似的，等着一件件衣裳上身量定，看着凤冠制成送到眼前来。皇帝自然是用心的，一切虽然有孝贤皇后的册封礼可援作旧例，皇帝还是吩咐了一样一样精心制作。绫罗绸缎细细裁剪，凤冠霞帔密密铸成，看得多了，一切也都成了璀璨星河中随手一掬，不值一提。

蕊心自然是喜不自胜的，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在宫中帮忙。这个时候，如懿便察觉了新来的宫女的好处。那个宫女，便是容珮。

容珮生着容长脸儿，细细的眉眼扫过去，冷冷淡淡的没有表情，一身素色斜襟宫女装裹着她瘦削笔直的腰身，紧绷绷地利索。容珮出身下五旗，因在底下时受尽了白眼，如今被人捧着也不为所动，谁也不亲近。她的性子极为利落果敢，做起事来亦十分精明，有着泼辣大胆的一面，亦懂得适时沉默。对着内务府一帮做事油惯了的太监，她心细如发，不卑不亢，将封后的种种细碎事宜料理得妥妥当当。但凡有浑水摸鱼不当心的，她提醒一次便罢，若有第二次，巴掌便招呼上去，半点也不留情。

海兰见了几回，不觉笑道：“这丫头性子厉害，一点儿也不把自己当新来的。”如懿亦笑：“容珮是个能主事的厉害角色，她放得开手，我也能省心些。”然而海兰亦担心：“容珮突然进了翊坤宫，底细可清楚么？”

如懿颌首：“三宝都细细查摸过她的底细了。孤苦孩子，无根无依，倒也清静。”

这样伺候了些日子，连蕊心亦赞：“有容珮伺候娘娘，奴婢也能安心出去了。”

自此，如懿便把容珮视作了心腹臂膀，格外看重。而容珮因着如懿那日相救，也格外忠心耿耿，除了如懿，旁的人一个不听，也一个不认。

然而，对于这次的立后，也不是人人都心服的。

自从永璜死后，绿筠更是对亲子永璋的前程心有戚戚，不仅日日奉佛念经，渐渐也吃起斋来。若无大事，也不大出门了。直到有回听得永璋又被皇帝训斥，想赶去劝解时恰逢如懿已经劝和了出来，二人说话，才稍稍回转。如懿亦顺着她的心事缓缓道：“想想当初在潜邸，永璋刚落地，白白胖胖一个小人儿。你刚当额娘，我总来看你们，皇上也很疼爱永璋。”

“那是多远的事了。”绿筠自嘲地笑笑，“自从孝贤皇后崩逝，总不知哪里行差踏错，惹皇上对我不满。左思右想，不过是我没教导好永璜和永璋，又耳根子软被人挑唆。”

“你是爱子情切，才会被人借机挑唆。我们相处多年，难道不知道你是个好脾气的。”如懿深深凝睇绿筠渐渐被岁月侵蚀后细纹顿生而微微松弛的脸庞，还有经过孝贤皇后灵前痛责之事后那种深入骨髓的灰心与颓然，像一层蒙蒙的灰网如影随形紧紧覆盖，她不觉生出几分唇亡齿寒的伤感，“还有，换作我，绝不会如你一般问出，凭什么是谁当皇后这样的话。”

绿筠意外且震动：“没想到这时候只有你安慰我。难怪会是你成为未来的皇后。”

如懿轻声而坚定：“我本是成也家世，败也家世。我没有美貌，没有子嗣，贤名也不如孝贤皇后。可就是因为我没有，皇上才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无所畏惧的皇后。”

彼时的如懿，正是盛世芳华，着华丽纯粹的郁金香红锦袍，那样纯色的红，只在双袖和领口微微缀绣金线夹着玉白色的并蒂昙花纹，袍角长长地拂在霞色云罗缀明珠的鞋面上，泛着浅淡的金银色泽，华丽如艳阳。也只有这样的時候，她才当之无愧地承担着这样热烈而纯粹的颜色，并以淡然之势，逼得那明艳的红亦生生暗淡了几分。

绿筠注视如懿良久，遗下一束灰暗的目光，垂下哀伤的面孔：“这些年我不求别的，只求我的孩子能平安有福地长大。可是那些压在我头上的人都没了，我便生了痴心妄想，也听信了嘉嫔的奉承，以为有资本争一争皇后之位，为我的孩子们争一个嫡出的身份。这实是我糊涂了，但求你谅解。”

绿筠的痛苦如懿何尝不懂得，也因这懂得而生出一分悲悯。如懿面色宁和，柔和地望着她：“我不曾怪你。绿筠，我膝下无子，所以不会偏袒任何一位皇子，更不会与你计较旧事。”

绿筠眼中一亮，心被温柔地牵动，感泣道：“真的？”

如懿坦然目视她，平静道：“自然。不为别的，只为永璜是我们都抚养过的孩子，更为了曾经在潜邸之时，除了海兰，便是你与我最为亲密。”

绿筠迎着风，落下感动的泪。永璜和永璋的连番打击，早已让绿筠的恩宠不复旧日，连宫人们也避之不及。世态炎凉如此，不过倚仗着往年的资历熬油似的度日罢了。而她，除了尊贵的身份，早已挽留不住什么，甚至，连渐渐逝去的年华都不曾眷顾她。比之同岁的金玉妍，绿筠的衰老过于明显，而玉妍，至少在艳妆之下，还保留着昔年的风华与韶艳。

她想了想，郑重而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皇贵妃若有此心，便是保全我们母子了。”

绿筠离开后，海兰却是在长春宫寻到了如懿的踪迹。

长春宫中一切布置如孝贤皇后所在之时，只是伊人已去，黄泉碧落，早已渺渺。

如懿静静立于暖阁之中，宛然如昨日重来。

海兰款步走近：“不承想姐姐在这里。”

如懿淡淡而笑：“皇上常来长春宫坐坐，感怀孝贤皇后。今日，我也来看看故人故地。”

海兰轻嗤：“皇上情深，姐姐大可不必如此。”

如懿螭首微摇：“不！与纯贵妃一席话，彼此解了心结。我才发觉当年与孝贤皇后彼此纠葛是多么无谓！我们用了彼此一生最好的年华，互相憎恨，互相阴害，一刻也不肯放过。到头来成全了谁呢？”

海兰垂眸：“所以姐姐由此及彼，肯与纯贵妃和解。”

如懿瞬间睁眸，“昔日争夺后位，纯贵妃既是因为爱子心切，也是受金玉妍的挑唆。我即将正位中宫，许多事固然需要雷霆手段，但也须多一些宽和之心。”

海兰抿唇而笑，陪伴在如懿身侧：“姐姐说什么，便是什么吧。我只是觉得，姐姐越来越像一个皇后了。”

如懿蹙起了纤细的柳叶眉，长长的睫毛如寒鸦欲振的飞翅，在眼下覆就了浅青色的轻烟，戴着金镶珠琥珀双鸾镯的雪腕抚上金丝玉白昙花的袖，轻声道：“越来越像皇后？海兰，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最常想到谁？我最常想到的却是孝贤皇后。”她见海兰浑不在意，继续道，“身为中宫，孝贤皇后也算无可挑剔，为何皇上对她也有所误会？”

海兰立于她身后，穿了一件新制的月白色缕金线暗花长衣，外罩碧玉色银线素绡软烟罗比甲，手中素白绣玉兰纨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一双眼睛似睁非睁：“各人有各人的命，姐姐替旁人操心做什么？”

如懿咬一咬唇，还是抵不住舌尖冲口欲出的话语：“海兰，我一直在想，若孝贤皇后只是妾而非正妻，不曾有与皇上并肩而立同治家国的权柄，会不会皇上待她，会像待其他女人一般，多些温存蜜爱？会不会……”

海兰接口道：“会不会姐姐的姑母也会得些更好的结果。”她柔声道，“姐姐的话，便是叫我这样冷心冷意的人听了，也心里发慌。姐姐总不会是觉得，即将正位中宫，反而惹了皇上疑忌吧？姐姐，你是欢喜过头了，才会这么胡思乱想。皇上固然一向自负，不愿权柄下移，更不许任何人违逆，但……总

不至于此吧。”

如懿勉强一笑：“或许我真是多心了。”明灿的日色顺着熠熠生辉的琉璃碧瓦纷洒而下，在她半张面上铺出一层浅灰的暗影，柔情与心颤、光明与阴暗的分割好似天与地的相隔，却又在无尽处重合，分明而模糊。她只是觉得心底有一种无可言喻的阴冷慢慢地滋生，即使被夏日温暖的阳光包围着，那种凄微的寒意仍然从身体的深处开始蔓延，随着血脉的流动一点一点渗透开去。

欲回宫时已是入夜时分，陪着她的人是蕊心。而她去的，却是已多年无人居住的景仁宫。

呵，多少年前，她初入六宫，便是这般来与姑母拜别，听她临终肺腑之言。

夜风中思绪如潮，倒惹得蕊心不安，怕她就要做皇后了，不能让人发现私自到了景仁宫。因着空置的缘故，纵然平时有人打扫，可那荒败气息却是怎么也掩不住。仿佛一踏入这里，连草木都没了生气。

如懿不言，肃穆对着正殿三拜：“我一直记得姑母临终前对我说的话。她要我成为乌拉那拉氏的皇后，我却没有想过原来真的会有这一天。”她有无限感慨，“我来叩谢姑母当年的教诲。也很想问问姑母，当年她在封后那一刻是怎样的心情，是否如我一样感慨万千。”

蕊心且喜且忧：“老主子必定也是长夜无眠。因为今后小主便是立于万人之上的巅峰了，巅峰固然好，却也更高更险。”

若是姑母在，也会对她说这些话吧。可惜她在时，只来得及叮咛她要在后宫存活下去，却未曾告诉过她，如何做一个皇后。

或许她在也不能教导她什么吧。乌拉那拉氏，出过一个失败的皇后，一个只有输的经验，不曾赢过的皇后呵。

那么她的皇后之路，会是坦荡前途，还是荆棘满地呢？

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皇帝正式下诏，命大学士傅恒为正使，大学士史贻直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立皇贵妃乌拉那拉氏如懿为皇后。

册文隆重而华辞并茂：

朕惟乾始必赖乎坤成健顺之功以备，外治恒资于内职，家邦之化斯隆。惟中阍之久虚，宜鸿仪之肇举。皇贵妃那拉氏，秀毓名门，祥钟世德。早从潜邸，含章而懋著芳型。晋锡荣封，受祉而克娴内则。今兹阅三载而届期，成礼式遵慈谕。恭奉皇太后命，以金册金宝立尔为皇后。逮螽斯稼木之仁恩，永绥后福。覃茧馆鞠衣之德教，敬绍前徽。显命有光。鸿庥滋至钦哉。

立后前夜，皇帝独自在长春宫孝贤皇后的画像前立了许久，倾诉衷肠：“三年了。琅嬅，朕决定要册立继后了。朕选的人是如懿，朕知道你不喜欢她，可是朕觉得她合适。她是朕一早就倾心的人，而且没有家世，没有儿女。什么都没有，她只能做一个依附于朕的皇后，也不会像你一样，处处为家族为儿女筹谋，耗尽了心血。朕定了，就是她了。朕来告诉你一声，希望你于九泉之下能明白朕的决定。为了增添她册后的荣光，朕会让你的弟弟，傅恒为册封正使。”

果如皇帝所言，是孝贤皇后的亲弟弟傅恒为册封正使，极尽隆重。

立后这日，天气并不如何烦热，皇帝曾执如懿手含笑：“朕选在八月初二，那是你当年嫁入潜邸的日子。八月，和朕的万寿节，又和中秋团圆同一个月。朕希望你朝朝暮暮相见，年年岁岁团圆。”

对镜更皇后冠服，是海兰、蕊心与容珮相伴。她木然地站着，如木偶一般被她们精心妆饰，蓦然想起当年选福晋那天，姑母、绣夏和阿箬伺候自己更衣的情景。那三个人，都已经不在了。眼前人，却是如那日一般热泪盈眶，对她满心期待。如今，她穿上了和姑母当年一样的皇后冠服。姑母说，乌拉那拉氏没有前朝的重臣，只有后宫的女人。姑母和她要做的就是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姑母当日说的每一句话，她到了今日都记得。不管为了什么缘由，她会穿着这身冠服，走到一直等着她的人身边去。

如懿着皇后朝服，正衣冠，趁着立后大典之前前往慈宁宫拜见太后。彼时太后已经换好朝服，佩戴金冠，见她来，只是默然受礼。

“无论太后是否愿意臣妾成为皇后，但臣妾能有今日，终究得多谢太后提点。”

太后抚着衣襟上金龙妆花，目色平淡宁和：“等行过了立后大典，你就该叫哀家皇额娘了吧？哀家最不中意你做皇帝的皇后，但最终也还是你走到了这个位置。”

如懿伏首三拜，诚恳道：“臣妾走到今日，全都仰赖太后。”

太后平和地摇头：“哀家不敢受你这个仰赖。是皇帝执意要选你。哀家当年跟你说过的，不过是要你好好思量，不要像你姑母一样作茧自缚。”

如懿知道太后是抓着她昔年的话头作筏子，只得恭顺垂首：“臣妾记得。臣妾还记得，当时臣妾跟太后说的是，臣妾对后位并无心思。”

太后笑意微冷，如初寒霜雪：“是啊，那之后皇上就晋了你为皇贵妃。如今，你更要继位皇后了，这话又怎么说？”

怎么说呢？她与他，是少年情牵，多年相伴。有疏离，有亲密，有无可取代的情意相守。她敢说的，她从未妄求皇后之位。

太后见她沉默，越发嗤之以鼻：“你自然可以得意，你的后位不是你要的，是皇帝给的。”

如懿郑重一拜，身姿肃然：“皇上的厚爱与情意，臣妾感激不尽。不敢得意，唯有珍惜。”

太后望着她，不知怎的，心中的不满却懈怠了下去。比起如懿的沉静自如，她终究是失之急切了。这种急切，无疑是一种失败，因她对后位的不可把控，更多的是对皇帝这个养子的不可把控。甚至，她在如懿和皇帝身上看到了情爱相许的痕迹。

许多年前，他不也是这样执意选那个还叫青樱的小格格为嫡福晋么？如今，他终是如愿选了她为自己的皇后了。深宫如许岁月，没有人比太后更懂得权衡、制约，却也明白，若沾上了情意，便再难制衡了。

她沉默的瞬息，如懿望住她，满目盈盈：“太后，臣妾想问您，先帝有没

有在您面前落过泪，有没有对您说过他的孤单和害怕？让您站到他身边去？”

太后怔住了。迷茫的前尘浩浩茫茫，便是成了太后，成了后宫之尊，那日子也是过得算计而庸碌，她根本无心去想，也无心去记得。有过么？或许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她也还是个刚入宫的小小嫔妃时，她的那个男人也这样说过吧？可后来她成了妃、成了贵妃，成了整日与景仁宫皇后针锋相对的女子，那个男人也不再说了。

谁没有自己的孤独呢？万人中央，万人之上，想说一句孤独的话，也被山巅的狂风给吹得没了开口的欲望。

如懿的眼底有了微澜：“永璜过身，皇上在臣妾面前强忍着泪，说他不敢面对永璜的离去，说他欢喜皇子的长成又害怕皇子的长成。说他站在万人之上，却也是身在无人之颠，觉得孤零零，没人陪。那一刻，臣妾就只想跟皇上说一句皇上最让臣妾安心的话，你放心，有我在。”

太后微微坐正了身子，显然也是动容。她鬓边的金凤九转赤玉簪垂落细细的暗红碎玉流苏，映得她腮边微有醺然的红：“然后皇帝就跟你说，让你到他身边去，成为他的皇后？”

如懿点点头。

太后似乎也觉得这动容来得不该，转了微凉语气，刺道：“这不正好合了你的心。”

“臣妾的确想与心爱之人并肩携手，但臣妾也向皇上坦言，中宫之位，臣妾惶恐。”

太后明白她的疑惑，或许，是因为她那位在景仁宫被困到死的姑母吧。

其实这身皇后冠服穿在身上，她与她的姑母并不相似。性情不同，成为皇后的路不同。可同为乌拉那拉氏的女人，她始终还是隐隐担忧的吧。

外头的光曦如灿烂的碎金子，漫天漫地地透进屋子，卷起珠帘间的微尘点点茫茫，恍若一个幽远的梦。沉重的凤冠后袍压在她身上，连声调也越发低了下去：“姑母生前对臣妾的叮嘱，太后也知道。这份叮嘱，多年来臣妾没有想明白。以至臣妾听皇上说出皇后、后位的那刻，心中都有逃避。但也是

皇上的一句话，让臣妾猛然惊醒。多年来，可能是因为姑母的话，臣妾似乎是被皇后身份、中宫位分这些说辞困住了，但这些其实从来都不是臣妾在意、想要的，臣妾在意、想要的，从来都只有与皇上的情意而已。”

太后低头抿了一口茉莉花茶，用唇齿间的花香不动声色地抿去了好奇之意：“皇帝跟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有温然的暖意霎时笼上了如懿心头，“皇上说，他是皇帝，也是人夫。他想要陪伴身侧的，是皇后，也是妻子。”

太后全身一震，旋即恢复宁静从容高高在上之姿。

如懿的脸上有淡淡迷醉的光华，如丹芝玉华于烈日云霞下绽放，“太后，臣妾心中所向，不在后位。更不似姑母所求，只为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光。臣妾为皇后，臣妾只想在皇上身边，成为他的正妻，陪他在孤峰之上。生也同衾，死也同穴。”

太后听得专注，半晌之后才幽幽地叹了一口气：“痴儿，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如何对得起你姑母的教诲？哀家错了，原以为你比你姑母长进，原来你比她更看不透。皇帝是天子，身在万人之上、无人之巅，他们从来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女人的夫君。身为皇后，不仅是皇帝的妻子、盟友，也是国母，更是他的臣子、奴才。”

如懿微微惊讶，在她的印象中，太后一向是城府极深、妙算心至的。却不想，她也会有这样的无奈和慨叹。

如懿轻声问：“太后难道就从未想过，成为先帝的正妻？”

太后看她一眼，淡淡道：“哀家从未做过皇后，不可能没想过后位，但哀家没有真正在意过后位，更没有执念过君心。因为君心，从来都是这世上最难揣摩、最难把握的东西。”

如懿不语。

太后望着殿外浮金万丈，微微眯了双眼，“你今日来说了这么多，哀家明白你的用情用心了。你是皇帝亲选的皇后，哀家不会再说些什么。哀家只再和你说一句，做皇帝的继后，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大清开国以来，你们乌

拉那拉氏的皇后，从来就更是“不易。”

太后的话，似是诅咒，亦是事实。太祖努尔哈赤的大妃乌拉那拉氏阿巴亥，被太宗皇太极殉葬后，又因顺治爷厌弃其子多尔衮，阿巴亥死后被逐出努尔哈赤的太庙，并追夺一切尊号，下场极为凄凉。而自己的两位姑母，又何尝不凄凉，一个个无子而死。到了自己，自己的来日，又会如何？

如懿的笑意静静的，像瑰丽日光下凝然不动的鸳鸯瓦，瑰丽中却让人沉下心来：“也许臣妾看不清后位，看不清前路，甚至不够完全看清皇上，臣妾只看得清自己的心。臣妾不喜欢孤寒高处，可皇上说他孤单，臣妾便只想到他身边去。”

太后望向如懿，细细打量了片刻：“事到如今，哀家再告诉你一句。哀家从未斗赢过你的姑母。能斗赢你姑母这位当年的皇后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先帝。”太后的声音是苍老中的冷静，便如秋日冷雨后的檐下，郁积着的水珠一滴滴重重坠在光滑的石阶上，激起沉闷的回响，“历朝历代，即便有宠妃专权，使皇后之位不稳当的，那也只是不稳当而已。从来能动摇后位的，只有皇帝一个。成亦皇帝，败亦皇帝。”

如懿来不及细想，亦没有时间容她细想。喜悦的礼乐声已经响起，迎接她成为这个王朝的女主人，与主宰天下的男子共同成为辽阔天日下并肩而立的身影。

如懿叩首，缓步离开。走出慈宁宫的一刻，她转头回望，日色如金下，慈宁宫的匾额恍有灿灿的金粉挥扬。或许有一日，与太后一样成为慈宁宫的主人，鞠养深宫终老一生，将会是她作为一个皇后最好的归宿吧。

册立之时，钦天监报告吉时已到，午门鸣起钟鼓。皇帝至太和殿后降舆，中和韶乐奏起“隆平之章”。銮仪卫官赞“鸣鞭”，丹陛乐队也奏起“庆平之章”的乐声。皮鞭落在宫中的汉白玉石台上格外清脆有力，仿佛整个紫禁城都充满着这震撼人心又让人心神眩晕的巨大回声。

如懿站在翊坤宫的仪门外，天气正暑热，微微一动，便易汗流浹背，湿

了衣衫。容珮和蕊心一直伺候在侧，小心替她正好衣衫，除去汗迹，保持着端正的仪容。其实，比之皇贵妃的服制，皇后的服制又厚重了不少，穿在身上，如同重重金丝枷锁，困住了一身。然而，这身衣衫又是后宫多少女子的向往，一经穿上，便是凌云直上，万人之巅。明亮得发白的日光晒得她微微晕眩，无数金灿灿的光圈逼迫到她眼前，将她绚烂庄重的服色照得如在云端，让人不敢逼视，连身上精工刺绣的飞凤也跃跃欲试，腾云欲飞。

终于走到与自己的男人并肩的一刻，如懿忽然想到了从前的人。同样是继后，她的姑母，在那一刻，是怎样的心情？是否如自己一样，激动中带着丝丝的平静与终于达成心愿的喜悦，感慨万千。

而翊坤宫之侧便是从前孝贤皇后所居的长春宫，比对着翊坤宫的热闹非凡、万众瞩目，用来被皇帝寄托哀思的长春宫显得格外冷清而荒落。或许，连孝贤皇后也未曾想到，最后入主中宫的人，居然会是她，乌拉那拉如懿。

阳光太过明丽眩烈，以诚亲王福晋为首的命妇们着冠服在后列位。诚亲王福晋体弱，如此折腾了一日，被晒得摇摇欲坠。如懿察觉，轻声嘱咐道：“今年出奇的热，辛苦诸位。诚亲王福晋不适，请至偏殿稍坐。”

诚亲王是圣祖皇帝的幼子，甚得圣祖疼爱，到了先帝时，先帝爱怜幼弟，也是十分厚待，封了亲王。这位福晋吴雅氏儿女双全，更是抚养过太后的幼女柔淑长公主，深为太后太妃看重，算得上是皇室的大长辈，便是在皇帝跟前，说话也颇有分量。此刻她得如懿关切，也是十分谦和，连连告罪。

如懿不居皇后之尊，只执后辈之礼：“福晋德高望重，是皇室的长辈，您保重身子要紧。菱枝，端一碗香薷饮来给福晋祛暑。”

诚亲王福晋颇为感激，这才领着命妇们稍事歇息，解了暑热才又过来。

很快，正副册使承命而来，内监依次手捧节、册、宝由中门入宫，将节陈放于中案，册文和宝文陈放于东案。再由赞引女官引如懿在拜位北面立，以册文奉送，如懿行六肃三跪三拜礼。至此，册立皇后礼成。赞引女官引如懿步向宫门。众人浩浩荡荡随后。

烈日过于晃眼，这样的明亮近乎有着灼目之痛。如懿下意识地抬手遮挡，